



文學作為一種抵抗 ——自然與歷史交錯的書寫

以1997年帶有鄉土色彩的《本日公休》、《虎爺》為寫作開端，到《迷蝶誌》、《蝶道》、《家離水邊這麼近》，不同於一般純文學作家，吳明益開展了嶄新的自然書寫道路，包括3冊目前最具規模的台灣自然書寫研究「以書寫解放自然」系列，描寫對自然的眷戀，卻也寫台灣，寫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的交錯，「自然書寫不是僅止於案牘之間的文學類型，它是一種行動……有時甚至是激情的行動。」

吳明益不只是一個文字寫作者，任職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的他，自言文學研究是偶而為之，平常畫圖、攝影、旅行、談論文學，作為一個作者，他自己排版，掌握了一本書的誕生。他展現，並拓展我們對寫作的想像與定義，是可以結合視覺想像的：《迷蝶誌》手繪蝴蝶標本、《家離水邊這麼近》鏡頭下的台灣河流、《浮光》中街道小販與陌生人，吳明益認為文學是一種「步行的測量學」，它連結眼前所見、心裡的受苦、歡愉、奇想、世界觀，步入每個讀者的心中，再走向寬廣的世界。

不只是如同工筆描繪的自然散文，他說故事，而且是好聽的故事。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就是一本說出來的小說，從講座中向讀者說的故事，編織、成形最終成為根植於商場，童年與魔術師的短篇小說集。

吳明益自言偏向一個「溫和的人類中心主義者」，以生態角度為創作的核心，結合科學的態度、長期深入的自然生態觀察，與故事，以過去自然書寫的創作為基底，在文字上加諸他的信念。採集史料與科普知識展現了他強大的企圖心，長篇小說《睡眠的航線》探討戰爭創傷記憶，卻從竹子開花的隱喻開始，從烏龜的夢境回看人類世界，試圖以菩薩低眉的視角省思戰爭、台灣始終仍未癒合的傷口。

在《複眼人》中則探討垃圾渦流的議題，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最終會化為末日災難吞噬自身，瓦憂瓦憂島與台灣島民的相遇，讓彼此找到活下去的力量。以複眼人流下的眼淚，講述沒有生命能離開其他生命的啟示。

2015年所推出的《單車失竊記》，從一台腳踏車的追尋串起台灣的歷史記憶，更深刻地探討戰爭，人與動物的心願與陪伴。吳明益在文學中處理知識，將龐雜的文史資料收集、消化後，組織為迷人的故事。《單車失竊記》甫一出版即獲得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的肯定，隔年更以《家離水邊這麼近》、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等作獲得了第3屆「聯合報文學大獎」的殊榮。對吳明益來說，自然與文學相似：這是一塊容納各種生命型態的地域；以自然的世界，反思人的世界。因此，「文學作為一種抵抗」，無論環保、人的歷史與生態，吳明益持續以寫作與行動實現著他的理念。